

●杨柏榕 / 音乐情怀

何日君再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是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熟悉邓丽君歌曲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邓丽君歌曲的歌词，它们通畅简洁，带点诗情画意，听后有一种温馨甜蜜的情绪久久地回荡在心头。

邓丽君是以唱情歌而见长的，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今天，我们很难说哪个同类的歌手超过了她。她的嗓音尤其适合表现青年男女的初恋爱情。比起蔡琴那种浑厚低沉的嗓音，她的歌显得浪漫活泼，青春的气味更浓些。在演唱风格上，她与美国的著名歌手卡朋特都以伤感类歌曲为主打曲目，只是卡朋特的悲伤味更突出，形象却不如她清纯。

从外貌上看，邓丽君长着一张娃娃圆脸，个头不高，身材匀称。她的容貌不是华丽美艳的，艺术气质也不是高贵的深闺公主类型的，更像是个情窦初开的甜蜜亲切的邻家小妹。在舞台上，她淡妆浓抹，一颦一笑，处处透露出少女的娇媚。直到她退出歌坛前，她的舞台形象也只是发展到初涉情场仍带有浓重少女痕迹迷人的青年女子形象。青春的形象和少女的气息，任是无情也动人，是她留给众多歌迷定格的形象造型。

邓丽君的音域不宽广，歌曲的内容也是固定在特定的一隅。那些大气磅礴、气势恢弘的歌曲，她的嗓音和形象都承担不了。邓丽君与那些音域宽广，能表现多种风格的歌唱家相比，她的艺术造诣不能算高超，她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涵养不够精深。但是，在她所擅长的情歌领域，经她唱红的歌曲数量之多，影响之广，获得的荣誉之多，超过了许多终生从事歌唱事业、艺术理论功底和演唱技巧都在她之上的歌唱家们。为什么她能取得如此大的社会影响？概括起来讲，她和其他著名的流行乐歌手一样，成功地反面利用曲高和寡的艺术定律曲：即找到了让通俗歌曲与大众通俗的艺术情感追求高度和谐的结合点。这里不存在高深的艺术理论和精妙的演唱绝技，而是隐藏在后边的设计者，根据社会市场需求全力包装打造的结果。她所演唱的主要歌曲，无论是从歌词还是曲调，都同她的形象、表情、音质、音域极为协调。她所表现爱的忧伤、爱的喜悦，在程度上不深不浅，与她舞台形象呈现的那个年龄段青年，对爱所理解的深度范围也很一致。尤其是她的嗓音，属于欢快中带着一点忧愁，悲伤中仍有几分甜蜜，把青年人刚刚尝到爱情甘怡与苦涩的朦胧初浅的感受，出神入化地表现出来。所有她成功的歌曲，乐曲都简明悦耳，有婉约派的缠绵悱恻，像小溪中奔腾翻滚的浪花，似庭院中袖珍玲珑的山水园林，在个人情感起伏变化的天地里，搞得别致有味。这种甜腻加伤感滋味的曲调，是追求高雅艺术的歌唱家不屑一顾的，因为她的确是流行歌中伴奏艺术的小儿科。还有那些歌词，都很通俗，直抒胸臆中略有少女羞涩的含蓄。其思想和情感绝不高深复杂，没有高山深谷、惊涛骇浪的巨大反差，看不到峰峦叠嶂，完全是大众水平最易接受的麦当劳、肯德基式的文化快餐。青年男女最容易把自己的感情经历，同她歌曲的内容、情调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印记在自己美好难忘的初恋梦幻中。这就是她的歌曲能对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产生如此魅力的原因所在。直到今天，她众多的歌曲仍然被怀春少年和怀旧的中老年人动情地歌唱。

邓丽君的艺术生涯是成功和顺利的，她的个人感情生活却是充满失意和波折。悲伤的歌曲竟能导致悲伤的人生？她歌曲的生命力至今顽强不衰，她的个人生命力却如此娇嫩脆弱。她所演唱的一首首失恋的歌曲一样，一次次的情感挫折，对她心灵的创伤远比那些歌曲表现的忧伤要更加沉重郁悒。同样，她生命旅程的短暂，比她过早地结束自己的演唱生涯更让人惋惜悲叹。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按寿命长短来衡量的。在不算长的生命路途，中，她把自己最美好的艺术珍品全部呈现给世人，她的歌曲却让人感到她虽死犹生。

和平时代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样的，艺术的风格内容流派也应该百花齐放。杏花春雨与金戈铁马，小家碧玉的轻松娇嗔与大家闺秀的严肃矜持，浅吟婉转低唱之音与慷慨悲歌嘹亮之声，在社会和艺术领域都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都不能以偏代全。我们可以根据时代需求的轻重缓急，对它们有所偏重有所褒奖，这是合理且应该的。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属于大众化的流行歌曲，没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社会政治色彩淡薄，是特定年龄期内人们爱唱的一类歌曲。在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大陆一度将她的一些歌曲归为靡靡之音，今天看来不一定妥当，但她不是什么大错。她的北京之行演唱会最终因为台湾方面的原因没有实现。这是她演出生涯的一大遗憾和两岸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弥补的缺失。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不尽如人意。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像“台风”登陆一样，很快风靡大陆。当时我正处于 20 岁上下，她的许多歌曲我曾反复听过。后来，我感到她的歌曲缺少振奋激昂、深沉厚重的思想情感，就不再迷恋了。当我听到她的噩耗，又看到她退出歌坛后容颜急剧衰老的照片时，深感时光无情，红颜薄命。《何日君再来》是上世纪 30 年代周旋原唱的电影插曲，后来成为伪满洲国日本籍艺人李香兰的三大代表曲之一，在沦陷区风行一时，被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所深恶。时过境迁，邓丽君又重新唱起这首歌。这首歌吸收了古代诗文咏叹朋友离别时常用的伤感词语和消沉意境，面对不知何时再能相会的分离，歌曲以“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来抒发离愁别绪。这是歌曲内容的一个重大思想缺陷。但是，当邓丽君在无情的命运之神催促下要永远离开我们时，歌迷如果以其歌送其人，似乎只有用她这首歌，来表达他们低沉无望、痛惜伤别的心情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文 心 / 经典叙事

村西秦家

秦家住在村西头。我曾问过父亲，秦家是不是建村时的老户，父亲说不是。当年从山西迁到庄上时，村里只有张、单二姓。按清朝移民法令，一姓不能为村，怕一姓谋乱，建村必须两个姓氏以上，这样可以相互监督。在宗法势力非常强大的封建社会，这些规定对维护其政权的统治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建村后不久，秦家便到了我们村上。当时，村里地面很宽，方圆几十里内没有几户人家。可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由吧，张、单两家掌柜的一合计，秦家便落户到了村上。经过近二百年的繁衍生息，张、单两家都是人丁兴旺，张家近二百口人，单家也有七八十口人家，唯有秦家，至今还是一处老宅，两个男丁。近二百年来，没有绝户，也没有发族，说来也是一个奇迹。

二百年的独门小户，造就了秦家特有的性格。秦家的人很少与人争吵。在我的记忆里，村上每年都有争吵和打斗，唯独秦家是个例外。儿时秦家与我年龄相仿的都是丫头，自然没有什么冲突。有时别人也骂秦家孩子“地主燕子”，秦家孩子多是一笑了之，似乎不太在意别人唤作他家是地主。秦家的大人在村里没有朋友，同时也不树敌。今日想来，秦家防着村上的每个人，他们给自己做了一个壳，有点像蜗牛。偶有秦家孩子与别人打架，秦家的大人总是打自己家的孩子，然后去别人家赔不是。久而久之，训练得秦家孩子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在我看来，秦家的孩子非常可怜，似乎大人们不爱他们，其实则不然。记得有一年夏天，村里来了一个卖冰糕的，当时生产队里正在打麦子，队长分给每位在麦场干活的人一个冰糕。在儿时的记忆里，冰糕只有城里孩子才有的稀罕物，我村离县城有八十多里路，县城的冰糕是带不回来的。儿时又去不得县城，自然，冰糕是非常难得之物。当时，只见秦家大人接了冰糕便飞也似地往家跑，麦场离村子一里多地，秦家大人却一口气跑回了家。等到回到打麦场里，便一下倒在树下，半个多小时才缓过气来。秦家的大人有气管炎，这个来回，已是使出了他浑身的力气。为让在家的儿子吃上一口冰糕，差点把老命搭上。村长骂秦家大人没出息，秦家大人只抬眼看了队长一眼，心满意足地照旧抽着旱烟，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

初中时，村里已实行包田到户，秦家的生活也随着大伙一块儿好了起来。但是，秦家致富的速度远比村里人快。在别人一茬麦一茬豆的种地时，秦家种上了甜瓜和甘蔗；冬天，村上的男人都在村头晒太阳东扯葫芦西扯瓢，秦家人已包上了砖窑烧起砖来；男人下力，女人在家也没闲着，女儿学裁缝，媳妇做豆腐。几年光景，秦家的日子率先好了起来。秦家第一个盖起了砖瓦房，打了多年光棍的秦家二叔也买了个四川女人做老婆，小日子一下子就红火起来。爷爷每次谈到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解放前秦家的老掌柜在时，庄稼种得好，一年四季都能挣钱。老掌柜没了，儿子被改造了二十多年，但家传的本领却没丢，秦家一打滚就翻身了。”

儿时，秦家最诱惑我们的是他家的瓜园子。那满园的瓜香随风飘来，不由得我们口水流得老长。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是秦家的瓜园子。最终，几个小伙伴以到村西头凉快为由，合计趁晚到秦家去偷瓜。我们熬到月落夜静，家家都熄了灯火，便偷偷地向

●杨 桦 / 经典叙事

人人一把屠龙刀

我们这一茬儿人，大多做过武侠梦。当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大陆之时，我们尚是青皮少年，正在热血沸腾的阶段。那时看电视的机会很少，更没有互联网的概念，怀中揣的，除了老娘蒸的玉米面饼子之外，更多的是厚厚薄薄卷成翻毛鸡的武侠小说。

我美其名曰：卷了刀的屠龙刀。常常自以为妙绝。

那时总觉得天地太小，不够施展拳脚，一套大洪拳打下来，日头月亮都能晃三晃。当年，如果你足够幸运，必定会看到，在豫东平原的一粒粒石灰老旧的村子里，冬日的大太阳底下，枯黄无垠的田野里，浑圆厚实的麦秸垛旁，有几个穿着开花棉袄，吊着两筒清水鼻涕，腿似鹭鸶腰如麻杆的愣头少年，对着苍黄粗糙几欲成灰的旧拳谱，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习练的是大洪拳、小洪拳和八卦拳，间或对着路旁的泡桐树验证功力，往往弄得树皮开裂，油洩成行。

说实话，我的邻居青羊比我练得好。他一拳下去，能打折一棵两岁的泡桐树，我常常为此艳羡不已，并暗自苦下功夫。我们节省下几分工毛的零钱，积攒起来，准备偷偷跑到少林寺去学习武艺，幻想着有一天，打通了任督二脉，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当然，寻得了屠龙刀最好，再能遇上一位聪明美丽的牧羊姑娘，那就给个神仙也不换啦。

金钟罩还没有眉目，牧羊姑娘却真的来了。她叫香妮儿，娘死得早，跟着独眼的爹过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她爹就不叫读了，说能认得个男厕所女厕所就中了，咱读不起啊，再说了，反正早晚都是人家的人，读哩越多脑哩越多。香妮就成了放羊的野妮儿了。还不满十六岁，就和邻村马家庄大队支书家的胖儿子定了亲。青羊说，香妮多有福啊，可掉到福窝里了，吃不愁穿不愁腰里别着十块头，家里住着小炮楼。

香妮说，有福，有豆腐！香妮未来的男人，我见过，十几岁了嘴角还淌口水，说话还漏风。但是，人家爹娘有本事，有钱有楼有拖拉机。在三里五村，没有人家办不成的事。青羊说，咱得抓紧时间练功。我说急啥哩，书上说了，练功就得文火慢熬，太快了容易坏菜，弄个皮焦骨头生就难办了。青羊说你不懂，咱早点练好了功夫，就能抢亲了。谁谁？还能抢谁，放羊那个妮啊。你这货，还有这心思。你还小，过两年你就明白了。



几个人都去了。”

父亲一棍子敲在我屁股上，说：“再去偷，打断你的腿！”父亲说完就走了。母亲过来唠叨着教育了好大一通。原来，秦家昨晚就发现我们几个去偷瓜了，只不过没有去抓我们。第二天便摘了瓜逐一拜访我们几个孩子的家长，只说：孩子想吃瓜只管去，别夜间去糟蹋瓜，顺便每家送了几个瓜来让孩子尝尝鲜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偷过秦家的瓜。儿时对秦家大人的做法很不明白：我们去偷他家瓜，他不但生气，还送瓜给我家吃。今日想来，秦家处理问题是多么智慧，这是一个小户人家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如果我是父亲，这比掘自己两耳光还难受。

天有不测风云，秦家还是出了变故。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连续秋雨下了五六天，村里村外泥水相连。一天晚上，秦家的二叔听到屋外有响声，以为遭了贼，便拿了手电筒去院里视察，刚到院中，呼隆一声，他家西屋的房塌了。原来，经过几天雨水浸泡，他家西屋泡出了问题，刚才的响声正是房塌前掉下的瓦响。塌房刚好将秦家的二兄弟砸在了墙下。虽经多方施救，秦家二兄弟还是撒手西去。临死前，他一再央求哥哥照顾好年幼的儿子，哀求买来的媳妇不要改嫁，在悲伤与哀求中，秦家二兄弟带着无限的眷恋而去。下葬那天，雨还是下个不停，墓地里到处是水，以至于棺木都是漂在水上，费了好大周折，才算是土人为安。秦家二兄弟死后半年，无依无靠的那个买来的四川媳妇还是改嫁了。秦家大兄弟为了阻止弟媳妇嫁人，就将侄儿留了下来，希望以此给弟弟留个后。不幸的是，弟媳妇改嫁的第二年，那个小孩因误食农药而夭折。村上的许多人都传说是秦家人毒死了自己侄子以霸占弟弟的家产，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我父亲却说，秦家不会害死自己的侄子，因为，秦家的人比什么都金贵，这也是为什么历经二百多年来，秦家没有绝户的重要原因，别人知道，秦家更知道。这次事故以后，秦家大掌柜大病一场，三个多月以后才下得床来。大病后的秦家大兄弟，已是满头白发，背也驼了，消瘦得没了人形。

去年，我回老家探望我的父母亲，正赶上村西头秦家的孙子成亲。秦家大院内张灯结彩，鼓乐震天，秦家大掌柜在接受孙子孙媳妇的叩拜。回家后与父亲谈到秦家的喜事，父亲说：“秦家大兄弟傻了，这几年生活不能自理，都是靠儿孙们照顾。”忽然想起那个受孙子、孙媳妇叩拜的痴傻的秦家大掌柜，我愣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岁月如响箭，在耳边呼呼飞过。我们一边胡乱应付家长和老师布置的功课，一边到北大坡放羊，悄悄地苦练拳法，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眼香妮伶俐的身影，听一听清脆的笑声。青草一天天绿得新鲜，羊们一天天长得肥壮，我们身上的腱子肌日渐峥嵘，身体内部的利比多也与日俱增，推着我们向前跑呵跑，仿佛这一刻，就可以独步江湖，倚天屠龙，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了。

那一天，一伙人吹吹打打，自马家庄逶迤而来，一抬花轿，把个浑身大红的香妮抬走了。我等了一整天，也没见青羊来约我，一起去抢亲。这家伙，跑哪去了？没了青羊，没了香妮，北大坡愈发荒凉，我也很少去了。在家长和老师的威逼利诱下，我的少年时光被重新格式化，重装了系统，再次设置为专心致志的读书状态，仿佛跟谁较着劲，仿佛要忘记些什么。那些拳法，便渐渐荒疏了，以至于在记忆里被删除、清空。屠龙刀，宛如一块锈迹斑斑的符号，遁入江湖第十八层，再也无从寻起。

后来便收到了青羊的信，他在京城的建筑工地上扛活儿。到城市第一天，在公交车上就遇见了小偷，他一巴掌把那贼人扇了个满脸桃花，围观的人很多，还有人鼓掌叫好，正得意呢，小偷的同伙突然蹿过来，抡起西瓜刀就砍过来，幸亏腿上还缠着练功的沙袋，保住了两条腿。那些围观的人早作鸟兽散了。多亏咱练过，跑得快，现在想来还心惊胆寒。说起抢亲，他说，我连自己都喂不活，抢她过来不是害人嘛，况且那是犯法的事儿。京城就是养人啊，这老伙计，居然学会了使用“况且”！到了城市，才发现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工地上的老板，平时慈眉善目，见人就笑嘻嘻，活快干完时，说好的工钱居然不给了，还躲了起来，有一天终于把他堵到了一家大酒店门口，推搡之间，带来一伙手拿棍子的保安，噼哩啪啦一顿乱打，民工们头破血流，老板早逃得没了人影儿。日他娘，你说气人不气人。很快，青羊又写了信，虽然很短，但传达的却是好消息。说是有个领导得知了拖欠工钱的事，很不高兴，没过多久，青羊他们就拿到了应得的工钱。末了他写道：我得多挣钱，快挣钱，挣了钱回家娶香妮她妹子哩。

我回信问：还相信世上有屠龙刀吗？回答：有，肯定有。况且，人人都有一把屠龙刀，人人都把它磨得飞快。指不定是伤了别人，还是毁了自己。

人哪，一辈子都在跟自己较劲儿。

嘿，这家伙，立地成佛了。

●杨家卿 / 诗篇

拜读《安乐寨杨氏家谱》

夤夜读家训，祖恩惠泽深。两代五名士，①百年一将军。②先宗启盛举，承继旺族运。成天又平地，利物复济人。注：①指十六世兄弟三人杨碾(1821—1886)，原名有光，字邦元、雷山，别号太平山樵，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恩贡，翰林学士，民国二十二年《温县志稿》有传；杨联光，碾弟，翰林院待诏；杨磊，原名斗光，字丙南，碾弟，生员；十七世杨峰青，碾长子，附贡；杨应时，碾三子，生员。②指十九世人杨运同(1896—1963)，字维翰，号团一，保定军校五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 84 军少将副军长，抗战时曾参加长沙、常德会战。

●姜 桦 / 诗篇

春风近（三首）

雨这场雨确实是为又一个春天准备的为泥土上生长的那些庄稼和树木雨一下，这田野和树枝就软了麦苗，正掀开它的绿裙子裙子太轻，并且稍稍有一些短飘在你前额的那一缕长头发忽然，就有了那么一点点乱再乱，乱不过那些迎春花那些轻翻过身体的小河堤那些小葱、小蒜和野姜花几个妇女弯着腰在种瓜乳房丰满，快要低垂到地上那柳树的枝条，树根的菌瘤一朵大花突然从地上飞起来水珠从一只猫的身上溅起波浪一边摇晃，一边停了下来

雨只下到了街角不紧不慢，那雨只下到了街的拐角一只穿着碎花的蓝底的母猫她蹲在那里，长长的尾巴重重地压着小巷的另一头小巷里的砖石，那些绿青苔我爱的人，地厚厚的嘴唇乌紫爱情或许只是一件旗袍的岔口再高些，我爱上的便不仅是她的腰二月末的一场雨，绵细，酥软那只蹲在石板路上的菜花猫一把雨伞的竹柄在小巷尽头呈现麦苗无边，连着它眼里的绿火焰一场雨下到街的拐角就停了因为挤压，一朵花透明欲破整个下午，碎花的旗袍带着那么多的眼睛，我所学会的仅仅就是一个汉字的写法

春天到底多远一条大河自有它合适的弧度在它的拐弯处，一场雨下着下着就逐渐慢了下來一只猫踮着它菜花的脚，春天仅仅就是一个小步跨越的距离一段田埂，一条河，一条路春天，不可能离我们更远你看河对岸，那些庄稼，那些树风一吹，圩坎上的芦笋就深了路边的草皮，一边旧，一边新那停在枝头的一颗嫩芽，不摆在枝条上，而存在枝条里它半含半露，一粒粒似是而非只等着春风细雨的嘴巴，说出这一刻，这少男少女的恋爱一阵风吹雨淋，一片草长花开几只燕子剪断檐下那一串雨水更多的时候，春天就是那些蚕豆花细雨中，眨巴着一只只大眼睛不会将那三月的秘密，轻易说破

●范宏杰 / 诗篇

煤与火焰

一块煤来到地球上它看到早晨的太阳它是那轮后羿没有射落的太阳是那轮夸父追赶的太阳一块煤来到地球上它是一个新客它是黑孩儿一团火焰，不嫌弃它的乌黑就燃烧了它一块煤来到地球上它告诉火焰我之所以这么乌黑就是我对您炙热的思念倘若我不燃烧我的生命就会显得多余我在您亲爱的火焰中明白了一种爱情火焰对这一块煤说我只有依附在你的身上我的光焰，才能像花朵儿绽放我和您一同化为灰烬时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爱过